

# 工业的白天鹅和数字的湖泊

安徽·欧阳健子

这是一湾蕴含科技与数据之水的经济大湖泊!

这是一只振翅欲飞一鸣惊人的工业白天鹅!时间与科技的双手,改写了经济开发区的前世今生,给这个文化之城插上了凤凰涅槃的翅膀,赋予了一张白纸花朵一般全新美好的内容——

标准化厂房和数字化车间替代了城市郊外的荒野之地和零散的村落。诗意的道路和花草替代了杂乱的坟墓和参差的杂树。智能设备生产流水线与激光焊接切割的声音,替代了芦苇的摇曳和乌鸦的飞鸣。

超薄玻璃。电子操作系统。航空航天卫星导航。雷达跟踪系统。装备制造电脑超算。光学感应。软件集成。绿色环保电池。电能汽车配件。降解包装。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,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。央企国企与民营企业合作,招商企业与本土企业合作。外资与民营资本合作。合字之下,要素和能量犹如涓涓溪流,汇聚成湖。合字之下,草根也能长成参天大树,合抱之木。

一束转型升级的发展激光  
一道闪电般的改革洋火  
一股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强大风口  
一只在创新湖面上展翅高飞的工业白天鹅

这是一座千年文化古城。“诸峰何处是龙眠,昔日龙眠今不眠”,嬉子湖的美丽湖光,倒映着龙眠山的迷人山色。

源远流长的桐城派文脉。清婉悠扬的黄梅戏唱腔。“穷不丢书,富不丢猪”的院士之乡。“让他三尺又何妨”礼让包容的六尺巷道。开发区的大地上与天空中散发着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。无处不在的气息与工业、资本、技术、产品紧紧相连、缠绕和拥抱,知识的阳光由此照亮了技术的刀刃,无限的风光和魅力就此产生。“金风玉露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”。

不同语言,不同肤色。不同方言,不同地域。所有的客商和工程师,如天鹅栖身,在这里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品世界。

他们的心与开发区的发展的脚步同频共振。像一朵花与蝴蝶的翅膀在春风里同时绽放。

他们在院士工作站、博士实验室播下新产品的种子。在车间里发芽,开花,结果,撑起开发区发展的天地。

他们仰望星空,眼帘里是一个开发区华丽转身的背影。

他们喜极而泣的泪水,哪怕最小的一滴,也胜过一切珍珠。

每个打工的人,无论敲键打盘移动鼠标,

还是手提电焊机,无论点击自动控制系统,还是操作数控机床。

打工的人们,用一双诗意智慧的双手,提炼黄金时代的珍贵纯度。他们的手,沾满了家乡的月色和泥土,沾满了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牵挂,沾满了工厂车间生产线上的油污铁屑,沾满了普通平凡的烟火与灰尘。他们认真地赚取人间最干净的工钱。

一双手,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土地上,牢牢地伸进工业的深处,并由此触碰到工业的灵魂。

那股坚韧不拔的毅力,像苍天厚土的父母将一把良种播进田间地头,像水稻的根系深深地扎进土地。

从大学校园到智能化车间,青春在这里闪动。青春与大工业、大机器和大数据说着动人心弦的话题。那流动的生产线就是流淌着的生动语言,犹如瀑布般倾泻而出,词汇和想象间充满了热带雨林般宏大的繁衍生息能力。

他们用眼睛阅读着自我研发的设备和产品,犹如他们的父母在辽阔的五月收割金黄的麦子和油菜。

开发区流动着的是一股青春的风,一道创业者和拼搏者人生的美丽弧线!

点琅。烧琅。磨琅。鏊金。

环环相扣的工艺流程,如同诗人对于意象的运用,对于词句的把握,如同一只白天鹅在湖面上幸福自由地嬉水。心灵手巧的大国工匠,以铜质的定力和耐心,以炉膛里火焰的靈魂,让民族的厚重历史和鲜明特色在一件铜器工艺品上,呈现出中国漆器的细腻、中国炉器的气韵和中国瓷器的光泽。它们造型各异,工艺精湛,栩栩如生。那般晶莹透亮,鲜丽醇厚,诵之如行云流水,听之如金声玉振,观之如明霞散绮,讲之如独茧抽丝。

聚焦一枚取名“金枝玉叶”的镇纸:由一只金黄色的蝉和一片翠绿叶子组成,蝉为知能了,通“枝”。叶边卷起,似经风摧,有动感;蝉匍伏不动,动静交融。一方灵动飘逸的镇纸,浑身散发着中国民间艺术的宝光宝气。

在高新区,哪怕一滴微不足道的科技之水,也能折射出工业时代的金属之光。哪怕一片空白,也能看到白天鹅飞翔的翅膀!

因为,每一滴水背后都有一片湖泊  
因为,每一片羽毛的背后都有蔚蓝的天空

**作者简介:**欧阳健子,男,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人民日报》《诗刊》《散文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安徽文学》《绿风》等百余家报刊,获奖和入选书籍百余次。大学时代著有诗集《家园》。现任安徽省桐城市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。

## 家乡的秋风

安徽·闻波

那从家乡吹来的秋风啊  
路过奶奶家的时候  
请你慢一点慢一点  
因为我怕奶奶的脚步跟不上你  
奶奶肯定会让你捎给我一些叮咛

那从爷爷的烟斗吹来的秋风啊  
请你轻一点轻一点  
因为刚从田里干活回来的爷爷  
刚在门前的树荫下打起鼾声

从我这里吹过的秋风啊

当你从爷爷奶奶的坟前吹过的时候  
请你一定要告诉他们  
在他们回家的路上我为他们点亮了一盏灯

## 露天电影

河北·李建新

工会大院座落在运河西岸,新华桥北100多米处。

当年,县里大大小小的活动,几乎都在工会大院里举办。比如重大节日排演节目啦,公审大会啦,露天电影,篮球比赛,消夏晚会……

小孩子们放暑假了,再也不用按时上学,按时写作业了,最爱的就是看露天电影。

早早的吃罢晚饭,拿着小板凳或小马扎,出门在胡同口大声招呼两嗓子,随便哪个门口都会出来一两个孩子,基本上年龄相仿,差不了几岁。

于是,大的领着小的,男孩子在前面跑,女孩子在后面追,你追我赶地不一会就到了工会大院。

院子里的篮球场东面,两根碗口粗的棍子上,拴着一面墙那么大的白布,风一吹,呼啦呼啦的,两三米外的地上已经坐满了人,老人们一边聊天,一边用手里的蒲扇呼闪着蚊子。

一般坐在那里安心等待的,大都是女孩居多;而男孩子们,早就一帮一伙的玩去了。有的跑到北面“戏台”上翻跟头,有的爬上树找“知了猴”,有的干脆上篮球架子上坐着去了。

天一擦黑,差不多有八点来钟了,放映员就开始把两个大木箱子打开,搬出机器,把片子挂到放映机的轮子上,两个轮子一大一小,一上一下缓缓地转动。

随着一束光线打到幕布上,所有在旁边玩的孩子们,在树下在墙角谈恋爱的青年男女们,都快速的往中心点聚拢。

正片大都是黑白的战斗片,都是电影院里放过好多次的,比如《地道战》《小兵张嘎》《南征北战》等。

我当时记忆最深的是看《地雷战》。抗日战争时期,我英勇的胶东军民联合起来,与日本鬼子斗智斗勇,用地雷打败了鬼子一次次的围剿。在黄村和赵家庄武工队的带领下,联合周边各村构成民兵联防,大家献计献策,制成土武器,大家亲切的叫“铁西瓜”,当尝到“铁西瓜”的鬼子吓得不敢进村的时候,我们看着真高兴;鬼子就是鬼,心眼真多,他们用“探雷器”把民兵埋下的地雷一一排除了,还带回去研究。结果有一个拿回去往桌子上一放就爆炸了,我们当时看着别提多解气了。

最扫兴的就怕看着看着忽然停电,或片子在冒节上断了。大家正在兴头上,突然一停下来,你就听吧,鸡一嘴,鸭一嘴,纷纷地问怎么回事?什么时候能好?有的坏小子一边发出怪叫,一边伸

出双手挡在光束前面,几只巨大的手印在屏幕上不停地晃动,直到片子接好,继续播放。

我记得当时影片里有句外语外音:“日本鬼子少了咱就干,鬼子多了咱就转,躲在暗地里打冷枪,埋好地雷远远地看,叫日本鬼子挨揍又挨炸,一个身影也看不到。民兵们因地制宜,自食其力”,亲自动手造出了地雷和连环雷,他们根据不同的军情、地貌、机会和敌人行为的规律性,灵便恰当地使地雷“活”起来,使地雷战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。用四句话概括就是:“假假真真,虚虚实实,死雷活用,四处盛开。”

当最后日本鬼子被连环雷“一勺烩”的时候,大家禁不住站起来欢呼鼓掌。觉得还不够过瘾,强烈要求放映员再放一个。

直到看着放映员有条不紊地收了片和机器,大家才依依不舍地起身,一边回味着剧情,一边讨论着里面的情节,有的甚至学着里面的主人公,说起了台词,别说,还真有那么点意思。

几十年过去了,家家户户有了电视电脑,很少再有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了,露天电影更是难以见到。

每次路过新华桥头,都会忍不住驻足回望,回望工会大院原址,回望缓缓流过的河水,回望那一去不回的年少时光……



戏水

黑龙江·孙世华 摄

## 村庄的记忆(外一首)

安徽·徐盛

总是那么的,显眼  
还没到达村庄,你最先  
看到村庄上空,树上鸟巢

仿佛,已是村庄的一种标识  
当你隐约看到鸟巢,就会知道  
村庄,已近了

当你离开村庄

直至看不到鸟巢时,才觉着  
村庄,才真正在身后消失了

这高举的粗碗,在黄昏已盛下  
白天的光阴。也像耳朵  
也静静听着李翠娟的苦诉

在夜晚,当没有月亮照过来  
鸟巢,成了另一种月亮

在风中摇晃,抚慰着什么  
这是村庄通用的膏药?  
灰褐色地贴着,能镇痛  
也能除痒

你看,天一亮。三三两两的  
鸟巢,与旭日一样起得早  
像昂起的几颗头颅,远望着

## 静物

一只杯子,死了  
我为它,伤心过  
一只杯子,没有摔碎  
就死了。它——溢满了  
再也无法盛下别了的

一只杯子,在桌子一边

站着。杯底落满  
尘埃。在空荡中  
冷冷地看着  
一切

那个盛着半杯玫瑰花茶的  
杯子,多么安详

仿佛一个孕育的少妇  
腆着,小小的肚子

一种生长的喜悦  
在空中

慢慢地,弥散

**作者简介:**徐盛,原名徐胜,安徽省巢湖市人,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,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。诗作散见于《星星》《诗刊》《诗潮》《诗歌月刊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散文诗》等,并有作品入选《新时期二十年诗选》《2018中国诗歌选》等选本。